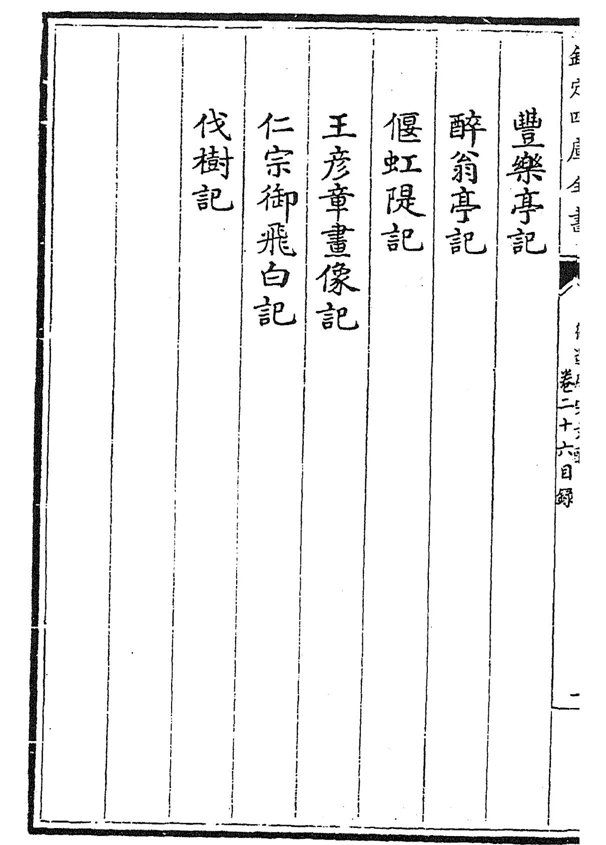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六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九十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六

廬陵歐陽修文五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

于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于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賛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于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専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

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

于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從之夜名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

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

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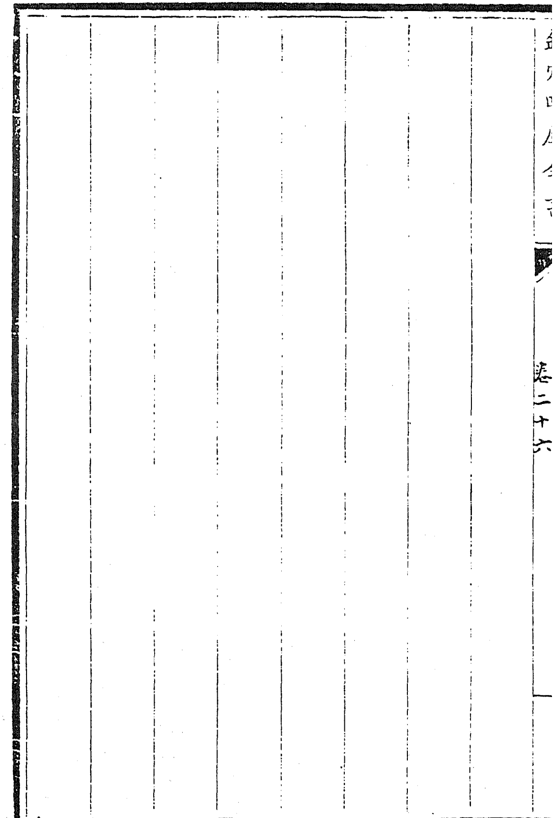
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

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

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于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于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

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于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

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為君難論分著用人聽言之難故作上下二篇實一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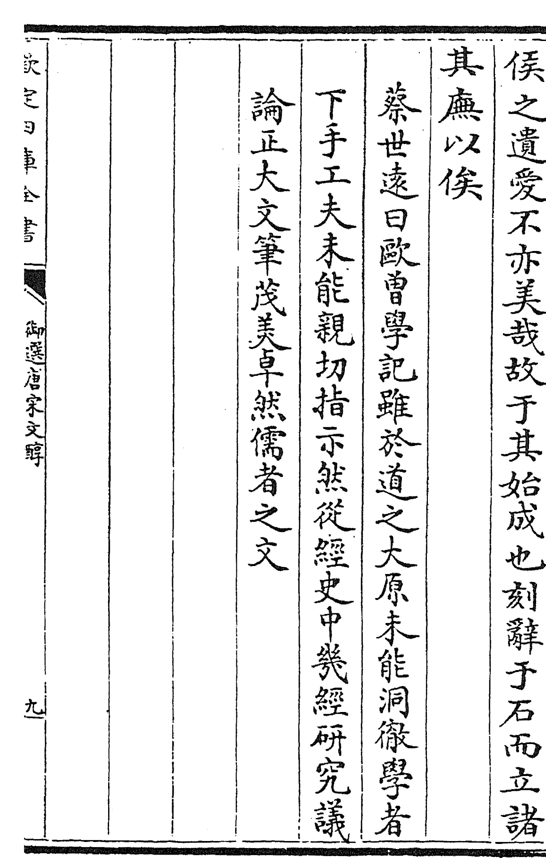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名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

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葢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燿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于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

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于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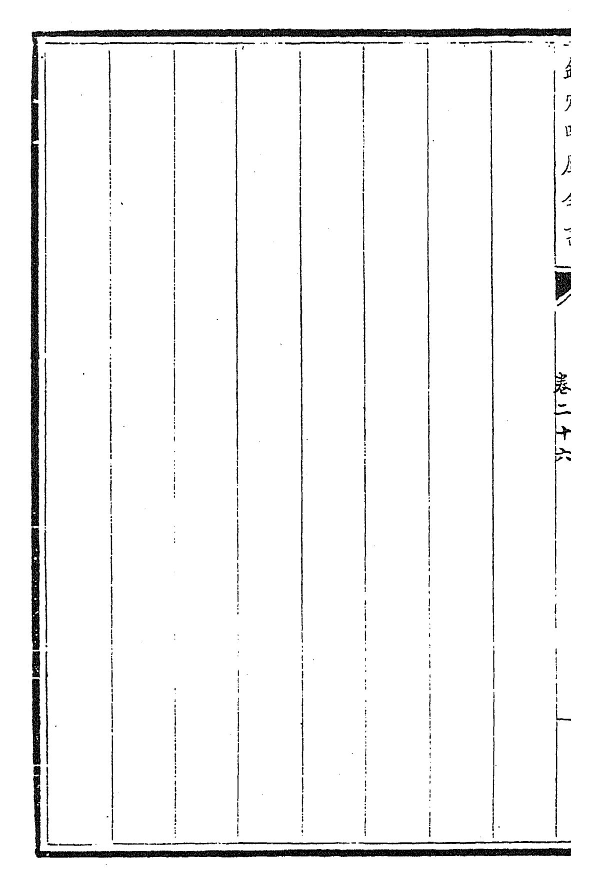
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

其廡以俟

蔡世遠曰歐曾學記雖於道之大原未能洞徹學者

下手工夫未能親切指示然從經史中幾經研究議

論正大文筆茂美卓然儒者之文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吴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于當世矣至于風流餘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于

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甞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于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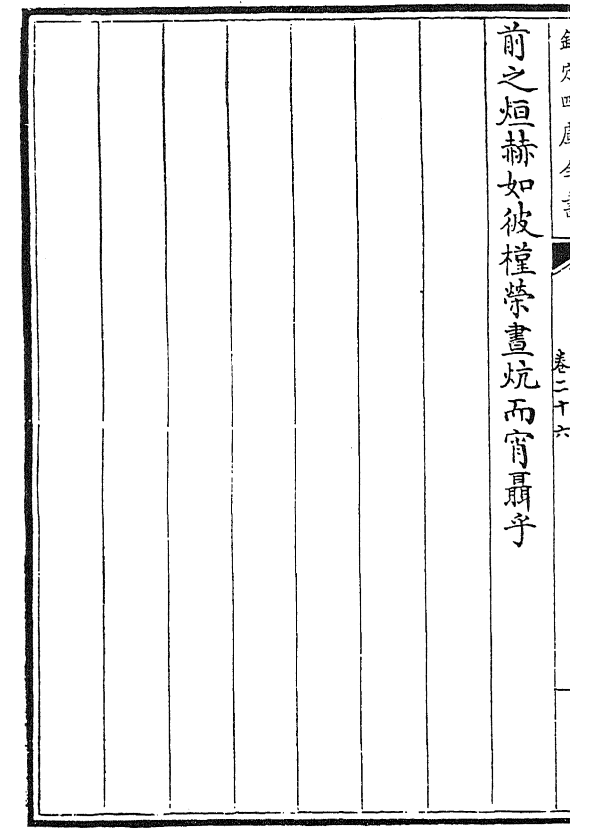
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衰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禄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衰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于衰者又可知矣此衰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没于空曠

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興廢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修言羊叔子杜武庫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蓋謂二人之意非沾沾詡詡自喜直自以為功烈猶畀不足傳後而恐其磨滅云爾此修厚待古人處而所以爲史中煇者已在言外雖然亦未可謂羊杜之意不如修所云也

凡人急功近名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豈必不勝於人而

取於人哉而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往往及身而敗又安能死而益明久而愈光唯實有立於天地而被於萬民則其存也常自欿然不足萬目焉而莫副所願及其亡也其所立與所被乃耿耿不磨出於其人平時意料之外古語云鼠忘壁壁不忘鼠謂其實有宂在也善固如此惡胡不然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疾没世而名不稱則必期未没時之盡其實也明矣名者實之賓也豈曰吾將為賓乎豈曰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圖目



前之烜赫如彼槿榮晝炕而宵覊乎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

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葢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間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按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為亭第二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

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希元於此文脉絡善為分疏矣若修言外之意顧未之及也嘗考唐末五代干戈紛爭生民荼苦備矣宋興削平天下斬其蓬蒿藜藋而養以雨風至於仁宗猶天下之母焉一以柔道滋培和氣一時四海宴清人民懽樂然而名實亦少混焉武備亦少弛焉文恬武嬉積日閱考以取卿相者多席祖宗太平餘業

幾及百年百姓長子養孫不見兵革於斯時也在易之豐所為日中者也君子見微而知彰修所以一則曰幸其民樂歲之豐成再則曰幸生無事之時豈非深危夫斯世斯民之不能長久其幸者哉至於神宗日中則昃於是言利之臣進而天下十室九空邊疆之釁開而西北肝腦塗地迨至金人長驅直入王業偏安而滁乃復為用武之地矣然則斯文也有蟋蟀風詩之意焉所以詔天下萬世以居安思危者㫖深哉　又按宋史杜衍

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以黨議罷去修疏救指斥羣邪於是其黨益恨因其孫甥張氏獄傅致其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此文修治滁日所作也其言温厚和平足徵城府中了無他物君子哉首言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蓋其時難始平也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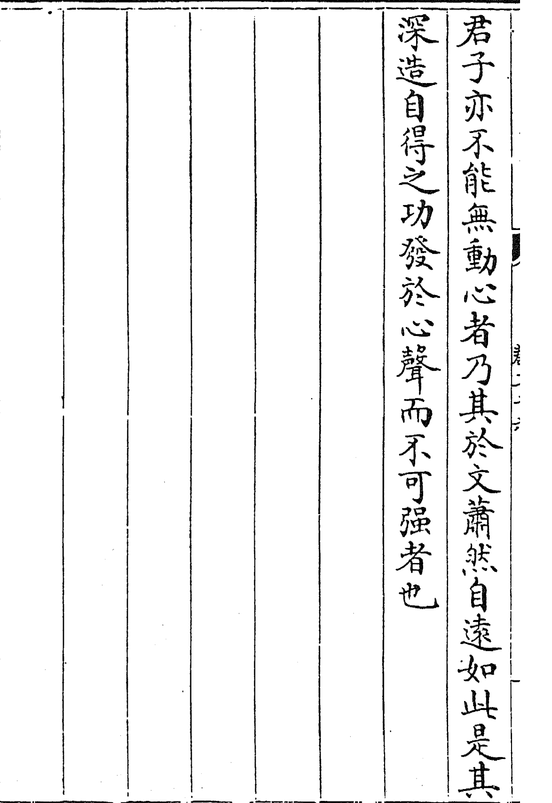
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

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蘇軾作醉翁操其序曰瑯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輙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

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絶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其詞曰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

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㴱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相傳崔閑按琴而鼓東坡援筆而書曲止詞盡而宮商諧暢長短恰宜為一時勝事前人每歎此記為歐陽絶作間嘗熟玩其辭要亦無關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斷句更何足奇乃前人推重如此者葢天機暢則律吕自調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所可並也況修之在滁乃蒙被垢汙而遭謫貶常人之所不能堪而



君子亦不能無動心者乃其於文蕭然自遠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發於心聲而不可强者也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

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

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葢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志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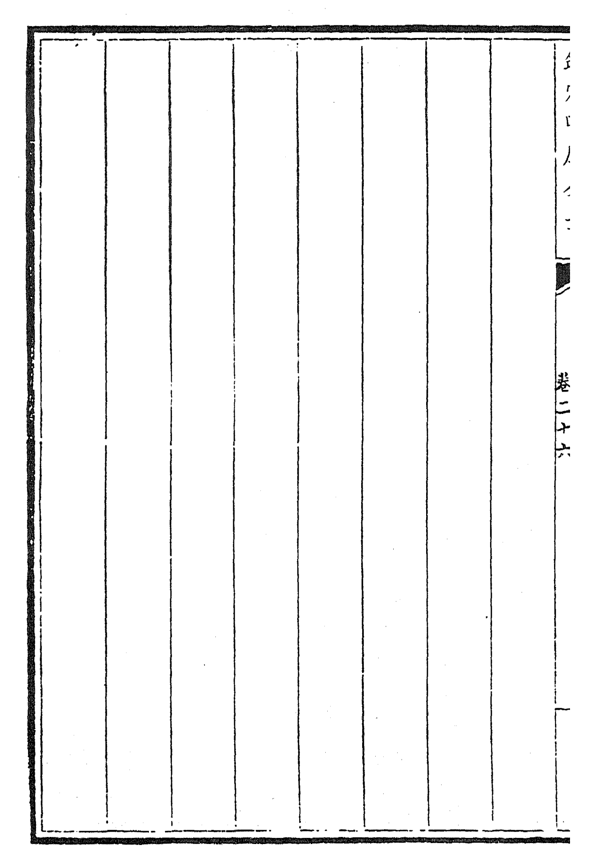
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歴六年某月某日記

朝廷欲為大作以利民生往往因之有二蠧一者利蠧不顧民之利病而惟上意之視藉以固寵加秩而不問其他又或頼其金錢出納以為家肥上所作無已則其

利亦無已一者名蠹不考古今之宜而棄天地之性鈎奇立異以為巳名自謂能為振古未有之事而不知古人之所不為者之必不可以為有是二蠹則朝廷有利民之心每轉為病民之事逮其事之巳成則外黄徐子所為啜汁者衆緣藤附蔦實繁有徒有一以為不然則羣起挫之指為撓國是民不見利而唯被其累雖愁苦呻吟而終莫徹於上聽久之而病民者深遂以病國甚矣夫三代以下人才不振匪特害民之事不可為而利

民之事亦難為也孰能謀之審慮之熟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如滕子春之為者乎范仲淹岳陽樓記曰子春為巴陵郡其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然則此所為偃虹隄者殆亦其一事歟士大夫為百姓立命為國家立業本非為巳身家而然使有一絲豪名利之念清其間則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猶濁汲者飲者並受其既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食之不渫安足福哉夫所為渫者豈止不貪財賄之謂夫

耗斁肥家似為最下矣然計短迹汚人之所惡易於發露其害淺希上旨以釣爵位稍深矣而無赫赫名事不成則主易悟猶淺也若夫假經術以文其奸取令名以熇其勢若似乎所欲利者國與民而非有他雖撥本害枝而千載而下論其人猶將疑信厽半者是最大蠹也王安石是已安石未相歐陽修亦嘗薦其可以為相矣皋陶曰在知人而禹曰惟帝其難之聖人之言所以為萬世法鑑哉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于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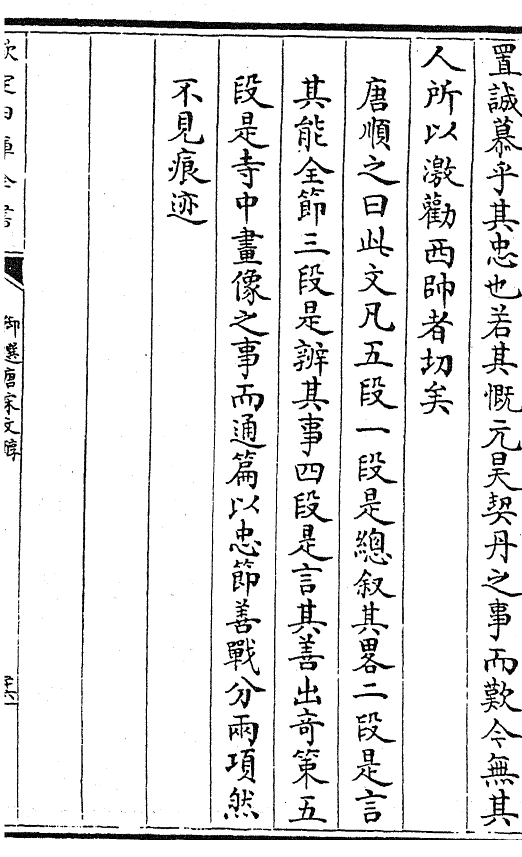
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于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于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

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

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
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将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
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将屢失其機時人
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
信及讀公家傳至于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将必出于
奇然後能勝然非審于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
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
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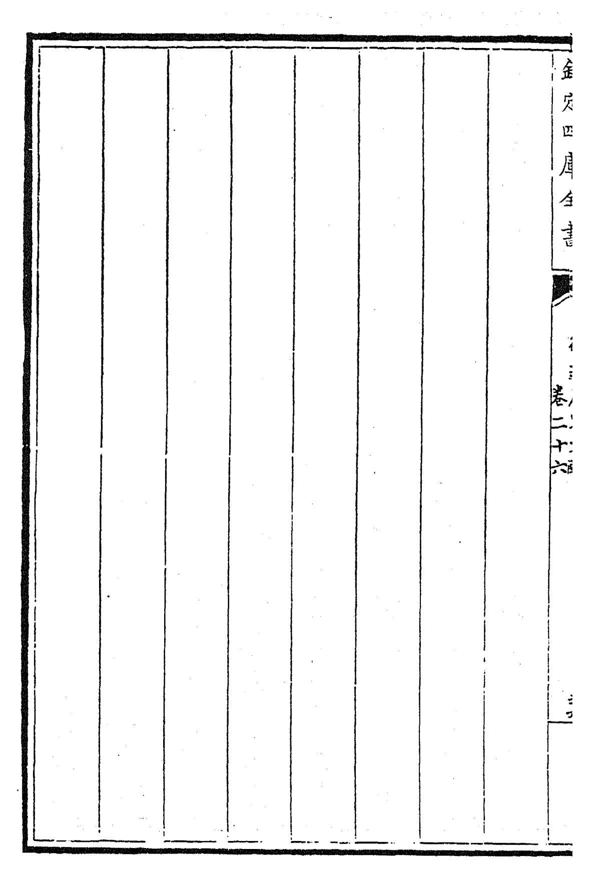
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将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

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易曰碩果不食說者謂剝窮上反下如木雖本槁枝凋而末有碩果則落地復生本枝復肖其舊也五代之世君臣之義可謂剝之盡矣而彥章為梁純臣其碩果歟或曰朱温者唐之賊也彥章事梁復何義之明曰此正所為本槁枝凋之碩果也木無生理而果則有生心且舜禹既曰孝矣彥章豈非忠夫元載之妻奚害其為烈婦歟歐陽修既為五代史傳又於畫像記反覆低徊不



置誠慕乎其忠也若其慨元昊契丹之事而歎今無其人所以激勸西師者切矣

唐順之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不見痕迹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整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竆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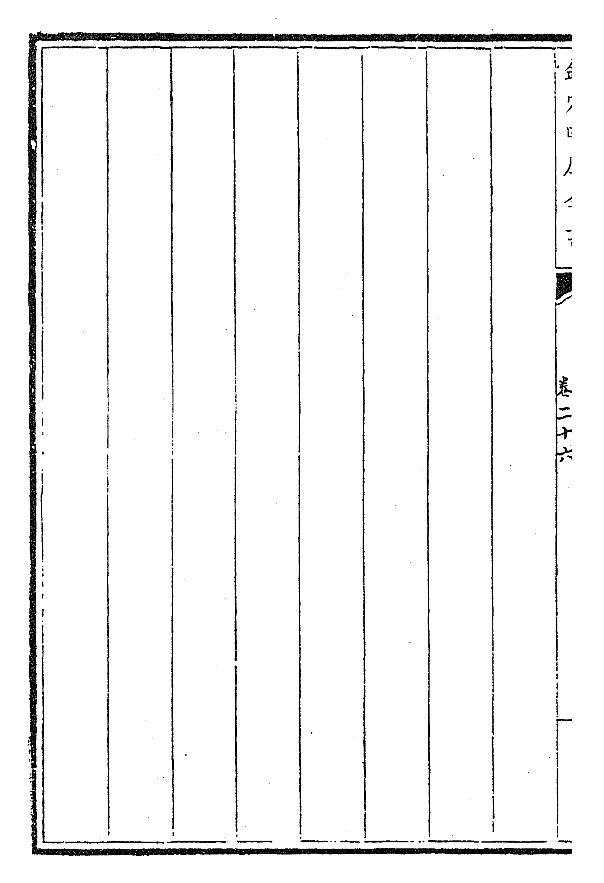
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娱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

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宋史仁宗贊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宫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

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

日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伐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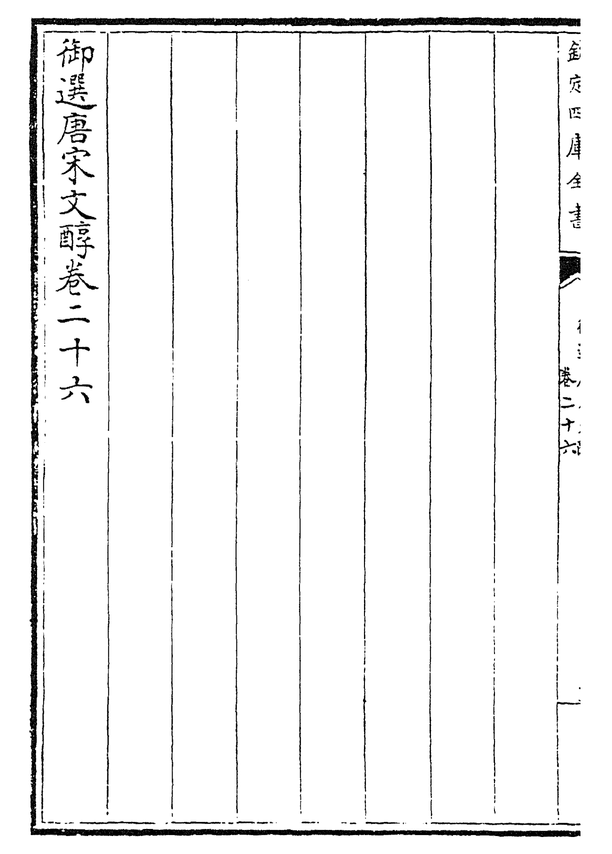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

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禎數畦之廣為杏地耶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耶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耶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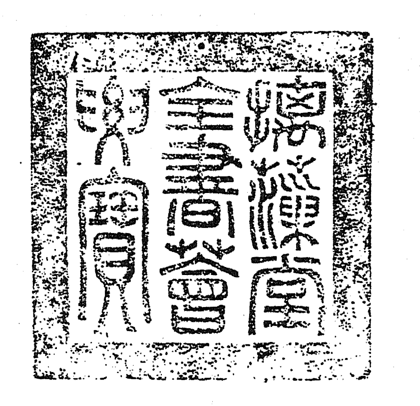
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
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
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
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
記之
漆以膏自割鴈以不能鳴而見烹其將焉處莊子曰吾
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夫材不材之間其果可處邪割
漆者曰是尚材也烹鴈者曰是亦不材也其猶有側足

之所乎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爾豈曰身之云哉性全則身亦全忠烈之士隕身溝壑然而全受全歸也身全而滅其性者入於禽獸之路矣身又奚論抑又聞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彝倫攸叙斯盡矣物之性若之何其盡曰人則不材者必皆使之材而後其性盡物則以材付材以不材付不材而後胥盡也物之生也所以為民用耳杏之實可食樗

之枝可薪食其實而薪其枝不至於棄擲而朽蠹則樗與杏之性各盡也若夫杏之實儲之以供宗廟賓客之禮樗之薪析之而爲吉蠲饎饎之需質之賤而用之貴不以供縱欲而暴殄則樗與杏之性益盡也若夫鬱結輪囷於山巔澗澨之間猿狖之所號狸狌之所居以此爲不夭斧斤抑知此正所以爲夭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蔣　寛

謄錄舉人臣蔣傳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七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六

狀　疏

議學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日歷狀

論茶法奏狀

論選皇子疏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七

廬陵歐陽修文六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

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辯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徳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徳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

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

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

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

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毁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

衆則必為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邱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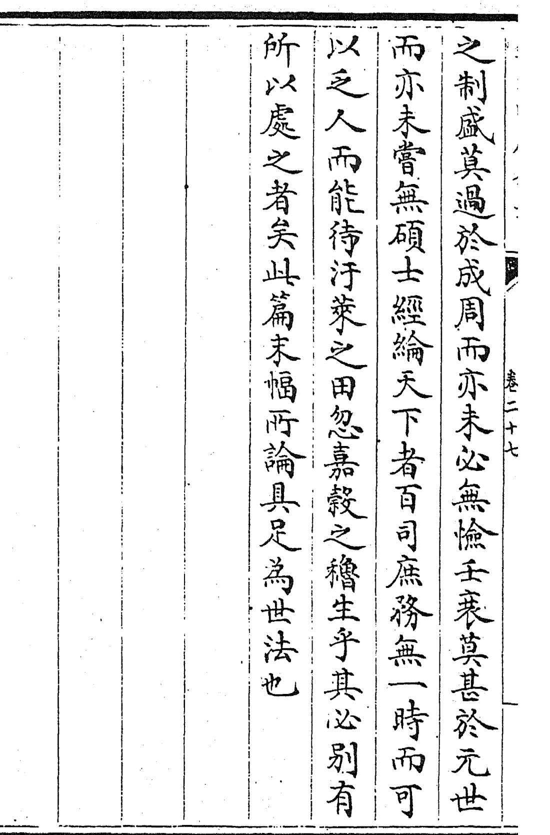
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
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
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令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
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
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
餼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
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
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

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讀此文并修所作取士策問而知後世用人之難也國

家事事須人而事事難得其人雖欲躋斯世於唐虞其誰與為理三代學校之盛根於積德累仁不特非一王所能致并非一代之所能致是以極於成周而美隆於千古自東周以來陵夷衰微敗壞湮滅古今事體絶不相同而欲舉成周之法以求後世天下之人材猶資章甫以適於越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楊萬里別為義曰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

耕不菑則耕且菑皆前人之所已為也是說也於易雖未為正義而於此可以取喻焉若成周者所為前人已耕已菑者也其在詩所為棫樸之薪櫕旱麓之榛楛當文武已上其所以譽髦斯士者至矣至於周公益明選士造士之制習射擇士之文而卷阿之詩謂藹藹王多吉士如鳳凰之鳴於高岡也斯時也穫耳畬耳非耕且菑以待食者也若夫踧踧周道鞠為茂草而謂利乃錢鎛便可取盈於倉箱所穫安得而非萬稗邪雖然學校



之制盛莫過於成周而亦未必無憸壬衰莫甚於元世而亦未嘗無碩士經綸天下者百司庶務無一時而可以乏人而能待汙萊之田忽嘉穀之穡生乎其必別有所以處之者矣此篇末幅所論具足為世法也

御評
四人事跡顯
箸一一引證
不自立議論
剴㨗切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

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

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

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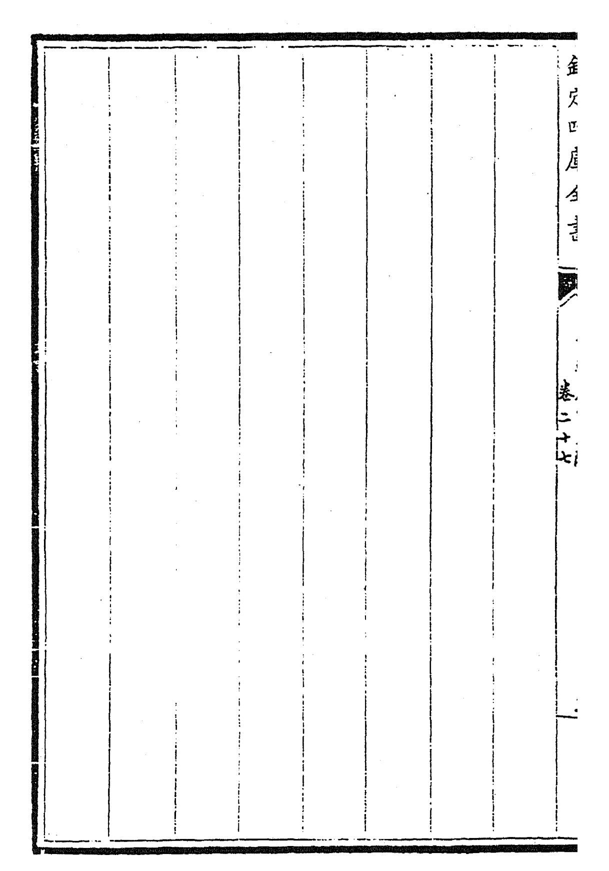
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

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

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

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歳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令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惷惟陛下擇之

方岳貢曰力破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
為洞快



論史館日歷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

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

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歳月既逺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令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草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

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
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
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
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
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
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
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
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

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巳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㸃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曠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令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

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
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
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儲欣曰宋史有三曰時政記曰起居注曰日歷其兩
府大臣撰時政記其三館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歷
即據前二書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是則時政
記起居注最先而日歷其成書也記注不詳學士何
所依據以為修撰乎如公此疏所請庶復有信史耳

論茶法奏狀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令行之踰年公私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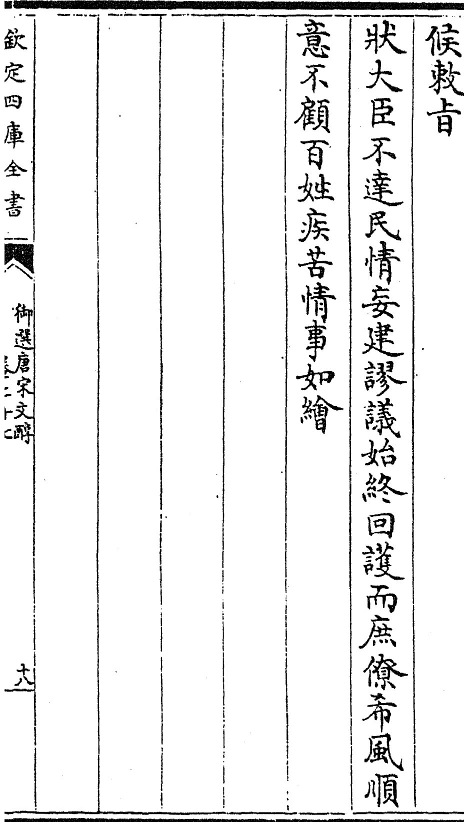
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嗟怨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令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屋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

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求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

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流通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

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絶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

鈔筭請令場務盡癈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
目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
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
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
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寬
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
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
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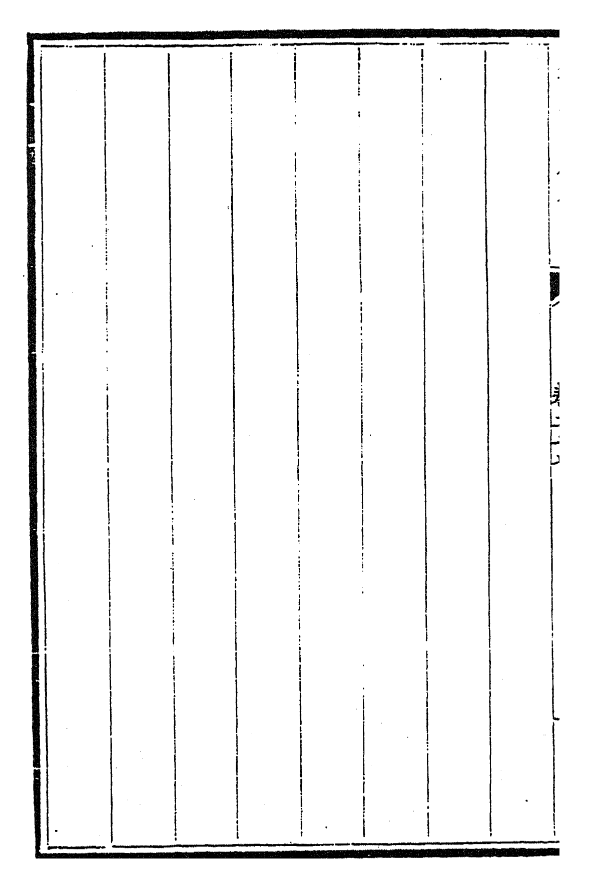


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

候敕旨

狀大臣不達民情妄建謬議始終回護而庶僚希風順

意不顧百姓疾苦情事如繪



論選皇子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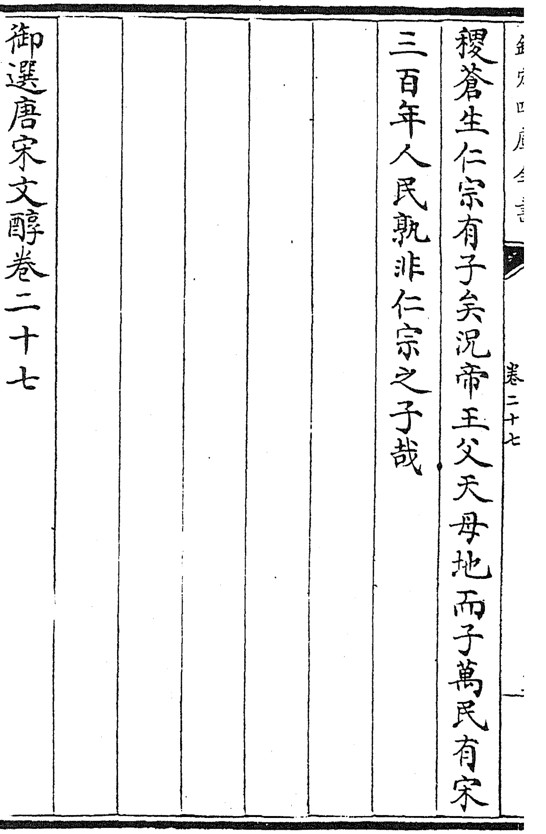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

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

儒臣學士講論於閒晏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宫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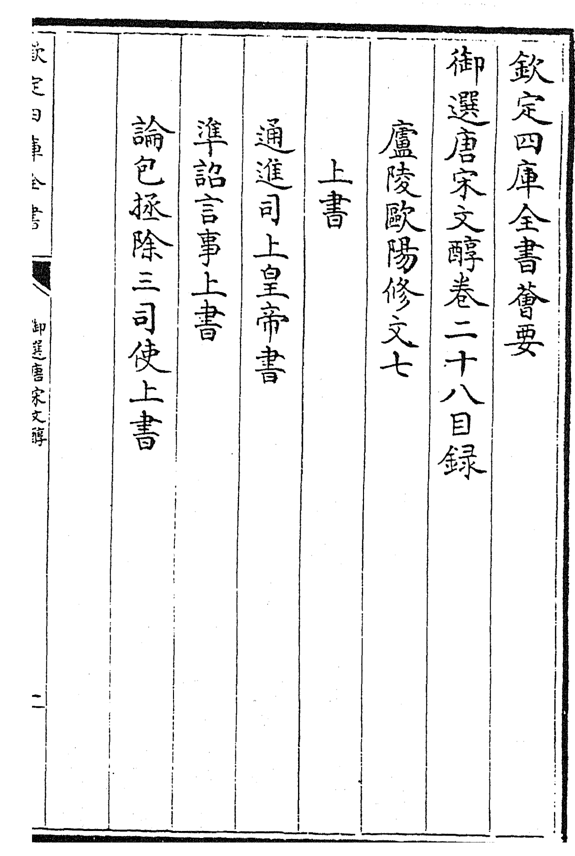
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
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
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
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
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
斧鉞
天下大器帝王大統付託得人則三才蒙庥萬類咸若

華夏蠻貊罔不蕃祉老壽否則反是宋仁宗之不輕擇嗣豈為一己之私哉然當日宰執臺諫侍從之臣交章敦勸而歐陽修此文益復情致纏綿忠愛悱惻抑何社稷臣之多也仁宗崩年止五十耳修疏上正仁宗富於春秋之年而修言之無忌仁宗聽之無恨君臣之間美千古矣豈非兩人皆止知有宗廟社稷蒼生而不知有己者乎世以仁宗為漢文帝唐太宗後一人而無子以為天地之大之憾然亦何憾擇嗣得英宗無媿宗廟社



稷蒼生仁宗有子矣況帝王父天母地而子萬民有宋三百年人民孰非仁宗之子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八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七

上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二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八

廬陵歐陽修文七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令兵

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

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

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

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

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

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

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

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

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

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令方用之令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

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宄謀所
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
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
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
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
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
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

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擧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令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没賊鋒熾銳未甞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凶鋒是攻守皆未有休

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

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

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

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
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
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
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
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
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
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

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令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令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令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令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令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

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

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

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䘏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

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闗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闗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茍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増其取益細令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

用令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
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
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
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
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
過為畝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
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
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

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强敵四面以令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

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
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
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
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
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
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
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
而今二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遊手凡十八九

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令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囷所謂私牛之容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

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畆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

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葢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

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令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説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令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令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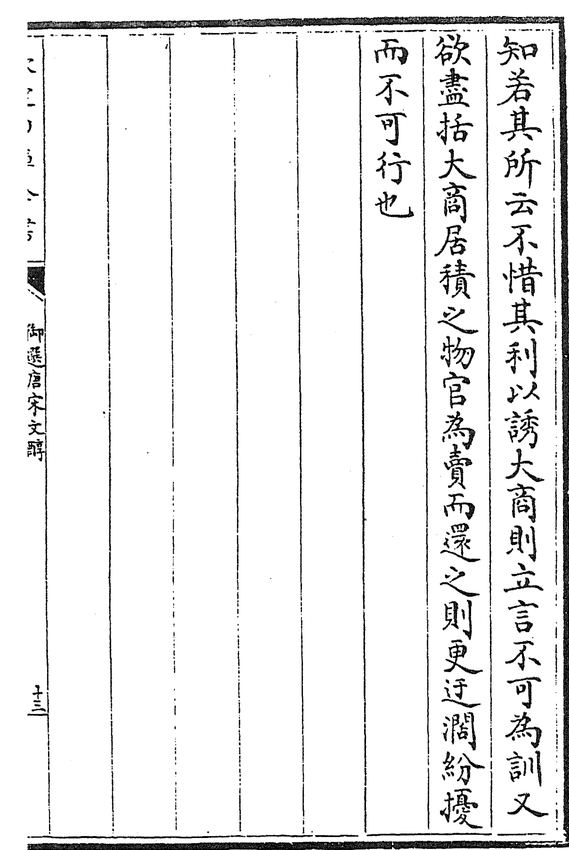
爾令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如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令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令商賈之難以

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令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

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

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洪範一曰食而八曰師食尚未預儲何言師也通漕屯田自是當時要務通篇不下萬言總欲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耳至論課程之法謂必與商賈共利方能取少而致多其辭亦若言利而與言利之臣胥壤者蓋導利而布之上下本君人者之責也為國家司課程者不可不



知若其所云不惜其利以誘大商則立言不可為訓又欲盡括大商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則吏迂濶紛擾而不可行也

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

而可用雖衆説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弊疲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

於一日天下之勢歳急於一歳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

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

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竒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

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强臣所制或為

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令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

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

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

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来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

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

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

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

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
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
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
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令詔近臣舉將而
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
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
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
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

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
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
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
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
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
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
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
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

起弊之源令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

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使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

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兩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

師不能西出令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我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衄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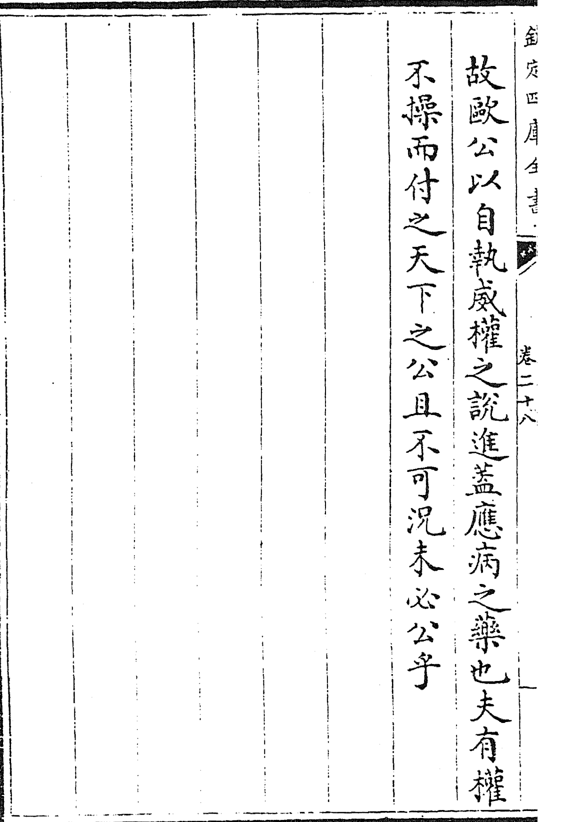
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偏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

臨事要人常患之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污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

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别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

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
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
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
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
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
拜

唐順之曰仁宗之爲治天下事一付之公論而已若
無所與焉自是千古一聖哉而其迹有似於不振者



故歐公以自執威權之說進蓋應病之藥也夫有權不操而付之天下之公且不可況未必公乎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

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
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
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
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
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
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
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

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

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别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虗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

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使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已利讒間不入遂苟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

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令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令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為説而惑亂主聽令後言事者不

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令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

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

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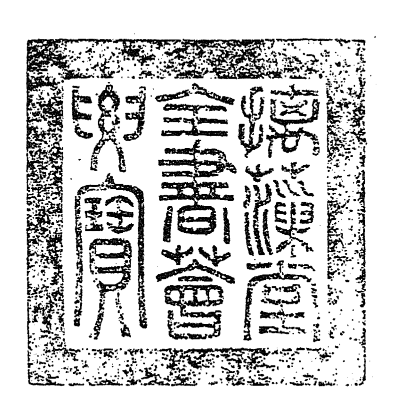
世有謂修之賢而上章論拯蓋與拯不相能者夏竦不可語氷也夫修此疏固為朝廷杜僥訐傾陷之風又使嗣後言事者得白其無他而易以拾遺救失乃其意中所最保護愛惜者拯耳曾子寢疾草一聞童子之言謂華而皖大夫之簀歟則瞿然命易其簀曾元不肯易人子之常情也而曾子斥之為細人至謂其愛父不如此童子曾子之賢幾於聖矣豈其將死猶好奇鈞名至此

哉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假使不易安知不少緩須臾無死然而曾子不顧者蓋雖一簀之非正猶舍生取義如此也令三司使之位非一簀之細矣逐人而居之非士用大夫器物之小過矣修知愛人以德而已遑問後世以修與拯為相能不相能哉善夫蔡襄之疏也曰朝廷增用諫臣歐陽修余靖王素一日拜命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臣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

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列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撣其無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

捄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乃不可揜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襄於修輩始作諫官之時諷上久而勿遷使之死於是官豈亦與修輩不相能哉君子之所惜者國耳主耳其他又何所惜襄之知修必不以不遷為恨猶修之知拯必不以不得三司使為恨也正人君子之心胸類非俗士之所為歟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録舉人臣蔣傳馨